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屠格涅夫选集

猎人手记

黄伟经译



屠格涅夫选集

猎人手记

黄伟经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猎人手记

〔俄国〕屠格涅夫著 黄伟经译

出版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原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

字 数：360 千

版 次：1992年5月新1版第2次印刷

印 数：5,001—10,000

定 价：7.90元

ISBN7—80579—077—9/I·61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年)

黄伟经译《猎人手记》序

黄 药 眠

屠格涅夫的著作，对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是并不陌生的。自从一九一九年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他的著作如《猎人日记》以及其他作品，如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等，都曾由英文、日文陆续转译成中文。

为什么他的主要作品能这样快，就几乎全部译出来了呢？我想这是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要求有关系的，同时同作者的朴素的文风译起来比较容易，也是不无关系的。由于有以上的大量的介绍，所以他的作品，对我们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有过相当大的影响的。

现在就以译者所介绍的《猎人手记》来说，因曾有过几种译本，所以它尤其是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但名著不妨有各个译者的重译，因为各人有各人自己的体会。就我个人来说，这本书，我读了好几次了，但每次读，都有新的感受。

就文体来说，它是一本充满诗意的散文集，当然，也可以

把它看作以优美的散文笔调写的特写或小说。其中没有一个主角，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作者只是以一个猎人的身份，随手记下一些他所听到的、看到的农村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假如随便看下去的话，它好象只是描写些零碎的生活片段，但是假如你于读完以后，掩卷沉思，并吟咏起来，把他所描写的各个场面，各个人物综合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就会从脑中浮出一个主角，那就是农奴和他的对立面，农奴主。他详尽地写出了自然的美丽，但人呢？他写出了农奴制造成的广大农民们的麻木和阴郁的精神状态，以及地主们的虚伪和可笑。因此这书的倾向性是非常之明确的，它使人们读了以后感到农奴制的丑恶和不合理，而主张非得改革不可了。

正因为《猎人手记》有这样明显的倾向性，在当时的俄罗斯有这样大的影响，所以一八五二年沙皇政府才藉故把屠格涅夫逮捕起来押送到他的故乡并加以监视。

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猎人手记》是一部文艺作品，总的说来，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来翻译世界的名著呢？

从前，严复先生曾有信、达、雅的主张。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主张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就在他那个时代来说，他也没有完全体现他自己的主张。例如他翻译的《天演论》就不完全“信”，因为其中掺杂了一些译者自己的议论和见解，有似读书笔记。如果把他译的《天演论》和严译的《进化论》对比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译者并不完全“信”。其次说到“达”，在他那个时候，他那种文体对于当时士大夫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是“达”，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就不能说是达了。最后说到“雅”，我看，我们今天的译文，应以能做到大众化为上，而不应使文字变得古色古香，以致读者只能感到似

懂非懂。

针对这个情况，不揣浅陋，我现在也想提出翻译的三个理想标准：

一曰透，那就是译者首先要吃透原文的意思，有所感受，不仅要译出作者所已表露出来的意思，而且也要多方设法译出作者所没有表露出来的含蓄的意义。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应该有这一条。

二曰化，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四大语系中，我们的汉文在语言上是属于孤立、隔离的语言，而欧洲文字则属于融合性的语言，两种不同的语系，翻译起来就有不少的困难。例如欧洲的语言常把形容词和定语从句放在名词的后面，而副词、副词从句也多放在动词或其他词的后面，而中国的汉语则恰好相反，形容词及定语从句多放在名词前面，副词及副词从句也几乎都放在动词或其他词前面。所以，汉语的翻译工作者，必须把外文理解透了以后，按照中国汉语使用的习惯，以及大家所熟知的语言，来把原文的意思、感受、体会化成汉语。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汉语也输进了一些外来的语法、句式，不过基本的汉语语法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三曰风，即要译出原作者作品的风格。我们过去的习惯，多是拿到一部书以后，不把原书先看一遍就从头到尾一句一句翻译下去，这样做，当然比较快些，但这就使我们不能从作者的布局、谋篇一直到造句、遣词摸到作品的风格特征，并从而译出作者的特殊风格或韵味。

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三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妨先树立这三个理想目标，然后逐步做去，直到达到目标为止。

谈完了我对于翻译的一般的意见后，现在简单地谈一下《猎人手记》。据我所知，除这个新译本以外，还有一些译本。

首先，有耿济之译的《猎人日记》，一九三六年初版。这是据一八七四年最老的俄文版本译出的，也是最早的中译本。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读过这个译本，但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其次是黄裳译的《猎人日记》，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译本转译的，并说曾参考俄文原本校订。再其次是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最初有一九五三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有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二版的；后来又有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这是根据莫斯科国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屠格涅夫十二卷集》译的，其中并附有丰一吟的译本序。

以上这三种译本，除了耿济之的译本我没有再找到外，其他两种我都找来看过一些。我觉得，当年懂俄文的人很少的时候，他们能够从日文、英文转译一些名著来供应读者，这就是很大的功绩。而且译文都通顺流利，能传达出作者的作品中散文诗的味道。

不过，为了今后译书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如黄裳译的《猎人日记》第273页《死》中，有这样一个短句：“挂上一只双线绣的绣花猎袋和一只银制的大药桶……”。查原文，“серебряную флягу”是“银制水壶”的意思，而 фляга 又是国际通用的词；俄文 фляга 的意思是“水壶”，德文 flasche，英文 flask 也都是“水壶”的意思。这个错，也许是英译本的错罢？

又如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第229页《死》第13行：
“……几乎损害了我终身的健康……”。这译得没有错，但如果依照原文，我认为译成“……这使我差一点没有失去终身的健康……”就比较委婉一些。

又如，在《死》中的最后一句，黄裳译文：“是的，俄罗斯人是死得不平凡的。”其实按作者所写，他们都是死得太平凡了，那还能说“死得不平凡”呢！丰子恺译为“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这比黄裳译的稍觉好些，也似乎还不够恰切。但黄伟经在这个地方把它译成“俄罗斯人死得真出奇”。我看，他把 удивительно 这个词译得好。在《死》的一首诗下面，他又把 приставали 译作“老缠着”，也译得比较恰切。

时代在迁移，人物在递变，老一代的翻译家，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今后还有许多名著和新的作品有待于新的译者来翻译。黄伟经同志显然是属于新一代，我不敢说，他的译作就是十全十美，句句正确，远超前代，但他确是新起一代当中的一个，而且已作出了很良好的开端。只要他今后锲而不舍，虚心努力，把翻译作品看成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是锻炼自己，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机会，那么我相信他是可以有成就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次

黄伟经评《猎人手记》序 黄药眠 (1)

霍里与卡利内奇 (1)

叶尔莫莱与磨坊主妇 (18)

马林泉 (34)

县镇医生 (48)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60)

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71)

勒戈甫村 (96)

别日草原 (112)

来自美丽的梅奇河畔的卡西亚 (140)

村长 (165)

帐房 (185)

离群的公狼 (210)

两个地主 (222)

列别江集市.....	(235)
塔佳娜·鲍丽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253)
死.....	(270)
歌手们.....	(287)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311)
约会.....	(333)
希格罗夫县的哈姆莱特.....	(346)
切尔托普汉诺夫与涅多皮尤斯金.....	(377)
切尔托普汉诺夫的没落.....	(402)
活干尸.....	(447)
车轮在辘辘响!	(466)
森林与草原.....	(486)

译后记.....	(495)
----------	-------



霍里与卡利内奇

谁要是有机会从波尔霍夫县到日兹德拉县走一走，他大概会对奥勒尔省人身材和卡卢加省人身材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勒尔的农人身材不甚高大，背有点驼，忧郁，看去愁眉苦脸，住在很糟的白杨木搭造的小农舍里，要服劳役^①，不从事做买卖，吃的很不好，穿着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人^②则居住在宽敞的松木结构的房子里，身材高大，看去豪放而愉快，脸上白净，做黄油和松焦油买卖，每逢节日还穿起皮靴。奥勒尔的村庄（我说的是奥勒尔省东部）通常坐落在耕地中央，附近有个好歹变成了污秽池塘的溪谷。除了少许随时可供效劳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瘦削的白桦树，周围一俄里内看不见一棵小树；一座木屋连着一座木屋，屋顶上盖的是腐烂的干草……。

① 在农奴制度下，农人无偿地为地主从事耕种土地等劳动就叫做服劳役。

② 在农奴制度下，向地主交纳田租或租金来代替劳役的农奴叫代役租农人。

卡卢加的村子相反，大多数周围都有树林，木屋座落得比较开阔和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门上锁得紧紧的，院子后边的篱棚不散乱，没有一个东倒西歪的，不会招引任何走过的猪进来作客……。对猎人说来，在卡卢加省也更好些。在奥勒尔省，五年以后最后一批树林和“开闢林地”①将消失，而沼泽也不再存在；在卡卢加省则相反，禁林连绵数百俄里②，沼地达几十俄里，各种珍贵的鸟禽也还没有绝迹，有温和的大鹑鸟，以及突然飞起来忙碌的沙鸡，使猎枪手和狗又高兴又被吓了一跳。

我以猎人的身份来到日兹德拉县，在田野上遇见和认识了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作顶好的人波卢蒂金。不错，他有一些短处：比如，他向省里所有很有钱的女郎求婚，遭到一致拒绝或吃闭门羹以后，就怀着悲伤的心情要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相信他的痛苦，可是却继续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生果作为礼物送给女郎的双亲；他喜欢重三倒四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卢蒂金先生认为这笑话很有意思，它仍然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笑过；他赞美阿基姆·纳希莫夫③的作品和小说《宾娜》④；他把自己的一条狗命名为“天文学家”；他把“可是”说成“可系”，还在自己家里采用法国式膳食，据他的厨师所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在于完全改变每一种菜肴

① 在奥勒尔省，人们把大片大片灌木丛林叫做“开闢林地”，奥勒尔方言一般跟许多独特的——有时是很准确的、有时又相当混乱的语言和句法有区别。——作者原注

②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③ 阿基姆·纳希莫夫（一七八二至一八一四年），俄国十九世纪初的诗人和寓言作家。

④ 《宾娜》是十九世纪俄国很平庸的作家马尔科夫（一八一〇至一八七六年）的一部被别林斯基斥为“呓语”的中篇小说。

本来的滋味；肉经过这位老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的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的味道；但是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都不能倒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些不多的、无关紧要的缺点，正如已经说过的，波卢蒂金先生是个顶好的人。

就在我认识波卢蒂金先生的第一天，他邀请我到 he 家里过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又说，“步行去还远；让我们顺路先到霍里那儿吧。”（请读者允许我不转述他的口吃。）

“这个霍里是什么人呀？”

“啊，是我的农夫①……。他离这儿很近。”

我们向他那儿走去。在树林中间一块经过清理和耕作的空旷地上，矗立着霍里孤零零的一个庄园。它包括几间松木造的、用篱笆联接起来的房舍；在一间主要的小木屋前面，伸展着一个由几根细木柱子支撑起来的敞棚。我们走进去。碰见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约莫二十岁，身材高大，也漂亮。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蒂金先生向他问道。

“不在家，霍里进城了，”小伙子回答道，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是来吩咐套车吗？”

“是呀，伙计，要套一辆车。还要你给我们拿一些克瓦斯②来。”

我们走进小木屋。整洁的圆木墙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③

① 在沙俄时代，这种依附于地主的农夫，一般是指还没有赎身的农奴。

② 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在俄罗斯农村一般农家经常有。

③ 苏兹达尔，在俄罗斯境内，那儿出产廉价的版画。

也没有贴，在墙角边涂有银色衣饰、神态庄重的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橡木做的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在窗框两边的圆木中间，没有敏捷的茶婆虫爬进爬出，也不见藏有走动犹豫的蟑螂。年轻小伙子很快拿来一个白色大杯的上好克瓦斯，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有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所有这些吃的东西放到桌子上以后，自己靠在门边，开始带着微笑不时看看我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吃完我们的小吃，突然在门阶前边已经响起一辆大车的碰撞声。我们走出去。一个约莫十五岁、头发卷曲、脸颊红润的男孩子，正在坐着当马车夫，吃力地勒住一匹肥大的花斑色公马。大车周围，站着六个彼此都跟费佳十分相象的年轻人。“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蒂金说。

“都是小霍里，”费佳接着说，跟我们来到外面门阶前边，“还不齐全呢：波塔尔在树林里，而西多尔跟老头子霍里进城去了……。当心点呀，瓦夏，”他向马车夫继续说道，“提起精神跑快些：送老爷去。只是震动得厉害的时候，得当心，要跑慢一点：别把大车弄坏了呀，更不要震得老爷肚子难受！”其他小霍里都由于费佳的俏皮话笑了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蒂金先生庄重地喊道。费佳不无高兴地把一只勉强带着笑容的狗举到空中，接着把它放到大车板上。瓦夏给马放松了缰绳。我们的车子开始跑动。“瞧，这是我的办事处，”波卢蒂金先生指了指一座不大的矮矮的小房子，突然对我说，“顺便去看看好吗？”——“好吧。”——“这办事处现在已经不存在，”他说着，从车上爬下来，“可是还值得看一看。”办事处包括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老头子，从院子后边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蒂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子进去了，立即拿着一瓶水和两个

杯子回来。“请尝尝，”波卢蒂金对我说，“这是我这里很好的泉水。”我们各自喝了一杯，这时老头子向我们深深地鞠躬。

“好啦，看来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以好价钱把四俄亩^①森林卖给了商人阿利卢耶夫。”我们坐上大车，半个钟头后就到了主人住宅的院子里。

“请说说，”吃晚饭时我问波卢蒂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的其他农人单独分开来住呢？”

“啊，那是因为：他是我家一个有头脑的农夫。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小木房子烧掉了；他于是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住吧。我会向您交付很高的代役租金。’——‘可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住呢？’——‘我愿意这样啊，只是请求您，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不要派我去做任何工作，至于要规定多少代役租金，就由您亲自决定好啦。’——‘一年交五十卢布！’——‘好吧。’——‘我是不准欠租的啊，你可要当心！’——‘自然，不欠租……’他就这样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起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霍里^②。”

“那么，他就发了财？”我问道。

“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代役租金，不错，大概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你赎身^③吧，霍里，喂，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鬼一再对我肯定地说，没有办法，‘没有钱，’他说……。可不是，哪里会没有钱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后又马上出发去打猎。坐车从村里经过

① 一俄亩等于一·〇九公顷。

② “霍里”的发音，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黄鼠狼。

③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向地主缴交一大笔赎金，以脱离农奴身份，得到人身自由，这就叫做“赎身”。

的时候，波卢蒂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间低矮的小木房子旁边停下，接着大声喊道：“卡利内奇！”——“马上来，老爷，马上来，”从院子里传来回话声，“我正在穿树皮鞋呢。”我们坐的车子慢慢开去；出了村，一个约莫四十岁的人赶上我们，他高身材，瘦个子，头有点向后歪。这人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张憨厚、黝黑、有一些麻斑的脸，初见面我就很喜欢。卡利内奇（后来我才知道）每天都跟主人去打猎，给他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发现哪儿有鸟，取水，采草莓，搭窝棚，跑去叫马车；波卢蒂金先生每走一步也不能没有他。卡利内奇是个极愉快、性情极温顺的人，时时一再重复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不时向四处看看，说话时略带点鼻音，微笑时稍微眯起自己的淡蓝色眼睛和常常用手摸一摸自己稀疏的尖形胡须。他走路不快，但是脚步跨得大，稍微点一下拄着的那根细长的木棍。一天里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起话来，伺候我时毫不谄媚逢迎；可是，他却象照料小孩那样照料着主人。当中午令人难受的炎热使我们去找地方避暑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场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木房子，里边挂满了一捆捆散发着香味的干草，叫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而他自己把一种网状袋子套到头上，拿了一把刀、一个瓦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就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我们喝了用泉水和着的透明、清热解暑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儿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突然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门半开着的门槛上，正在用刀挖着一把勺子。我久久地欣赏着他那张象傍晚的天空那样柔和、开朗的脸庞。波卢蒂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经过长时间奔波和睡得很香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是很